

中国人从汉字表记上不易理解的日语词

朱佩佩

要旨：八十年代後半に中国で行われていた「中日同形語」について研究と検討は多くの成果を上げながら、その相違の裏にある歴史的、文化的背景にはあまり触れなかった。ここで日本語のいくつかの言葉を例にして、その成立の歴史的、文化的背景の探究によって、日本文化とのつながりを把握したい。

キーワード：稲妻 落ち度 有頂天 四苦八苦

八十年代後半期，我国日语学界普遍就中日两种语言的“同形词”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对解决当时日语学习者中较普遍存在的“望文生义”现象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不仅对“同形词”之间的差异有了明确的认识，同时将目光转向了更深的层次———了解和研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历史及文化背景。可惜有关历史、文化背景问题的讨论未能深入下去，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此不赘述。本文想就现代日语中，从表记的汉字上中国人不易理解的若干个常用词的词义以及源由作一介绍和探讨，希望能以此作为那场讨论的续声。

(一)

人类的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是产生言语的源泉，日本民族在其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灿烂文化，也绣成了美丽丰富的日本语言。从现代日语的大量用语中我们能够窥见到古代日本人的生动的生活风貌和特殊的民族意识。如果不了解那些相关的历史文化风貌，我们就很难体会到这些词语中包含的民族文化内涵。

1. 稲妻

打雷前的闪电与「稲」和「妻」如何会联系在一起呢？这与古代日本人「神」的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打雷这种自然现象，日本人认为是神在吼叫，即「かみなり」→「神鳴り」，打雷通常多发生在夏季，这时正是田里稻谷抽穗灌浆的季节，古代日本人认为这是天上的谷神将其神灵注入「稲」，使其结果成熟。即谷神与水稻的结合，自然，「稲」就是谷神的「妻」了。

据公元 943 年出版的日本历史上第一分类汉和词典，《和名類聚抄》记载，「稲妻」同时可写作「稲光」，「稲魂」，「稲夫」。在文语里，「夫」与「妻」同义，都是指男女的某一方。

从这几种表记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古代日本人丰富而浪漫的想象力。

2. おふくろ

名曲『北国の春』里有句歌词是「届いたおふくろの小さな包み」，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母亲亲切称作「おふくろ」呢？日本古代把人体袋状的内脏称为「××袋」，成书于平安时代末

期的『名義抄』里注释说：「胃腸 クソブクロ（糞袋）」「膀胱 ユバリブクロ（尿袋）」

所以古代把女性的肚子，即子宫俗称为「おふくろ」，后来干脆把「母」叫做「おふくろ」。1603年出版的『日葡辞書』上注释说：「母 オフクロと言ふ」。可见，将「母」称为「おふくろ」在江户时代以前就存在了。

把「母」称为「おふくろ」来源于母亲十月怀胎的子宫还有一个有趣的佐证，日本人对多胞胎姊妹的长与幼的认定法与中国正好相反。他们把先出生的定为“幼”，最后出生的定为“长”，理由是，好比一个口袋，先放进去的东西总是最后才取出来，而最后放进去的最先拿出来，这样看来，日本有名的百岁姊妹「お金さん」和「お銀さん」，当年应该是「お銀さん」先出生，「お金さん」后出生。新在「お金さん」已经去世了，只剩下孤独的「お銀さん」。若按照中国人的认定法，妹妹阿金婆走到了姐姐的阿银婆的前面，真是「可哀相」！

3. 焼き餅

我们都知道「餅」在日语里指用糯米粉做的年糕，跟中国人用的小麦粉做的饼不是一回事，但是日本也有类似中的“饼”。日本的「中国地区」有个传统的「焼き餅節供」，每年六月一日当地人吃用小麦粉烤制的「餅」。除了用小麦粉外还用粳米粉。京都府的南部古时候有个小国称「雍州」。据「雍州府志」记载，「焼き餅以=粳米粉、為=小片团、其内盛=赤小豆並砂糖一片刻烧过、以=其形之相似、或谓=銀鐔」看来，做「餅」的原料至少有3种了。

食品的「焼き餅」当然好吃，心里的「焼き餅」却不好受。「焼き餅」作为嫉妒心理使用最早见于江户时代的随笔『続飛鳥川』。该作品里记载：在宽延至宝曆年间（1748～1764）「わしはこの町のおやき餅やき餅しょんがえ」。歌词里的「焼き餅」指「愠気」即「嫉妒」，句尾的「しょんがえ」是为了让歌词与曲调合拍而添加的后缀。

把「焼き餅」比作「嫉嫉」是因为「妬く」读作「やく」，「焼」后面的「き」と「餅」联在一起便成「きもち」了，即「気持ち」，嫉妒心理真好比火烧一般的心情，难怪世人说“妒火中烧”。

总之，「焼き餅」的构成属诙谐的「掛け言葉」。

（二）

日本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比起中国来虽然短得多，但是接受了先进的中国古代文化以后，日本民族的独立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果。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切文化现象都会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我们从现代日语里的一些词汇可以窥见到日本历史的一幕又一幕，下面几个常用词就是几幅生动历史画面。

1. 落ち度

夏目漱石的名著『坊ちゃん』里有这么一个情节：「坊ちゃん」在一所学校里当了老师后不久，学校的教务主任「赤シャツ」为拉拢他，邀他去钓鱼，并劝他平时说话不要太直率，否则会被利用。还说「坊ちゃん」的前任就是被人利用了。当「坊ちゃん」反问“被谁利用了？”「赤シャツ」就说：「だれと指すと、その人の名誉に関係するから云へない。又判然と証拠のない事だから、云ふと、こっちの落ち度になる」

这里的「落ち度」就是「手落ち」，「過失」的意思。

用「落ち度」两个汉字表示以上含义来源于江户时代的社会管理制度。德川幕府为了强化统治，不仅对国外采取锁国政策，对内防范也极严。幕府要求各地的「大名」家属住在江户，实际作为人质。这便是有名的「大名行列」的由来。对于普通百姓也一律禁止出远门，即不允许去别的「国」（去伊势神宫参拜除外），为防止大名家属外逃和老百姓私自去外地，在一些重要的路段的山口都设了「関所」，派兵把守。如果有人偷偷越过「関所」，即「越度」，就会受到惩罚。「越度」的「越」是「こえる」，度即「わたる」。『日葡辞書』注明「越度」有两种读音：「ワツド。またはヲチド」。由于「越度」行为是犯罪，所以后来「越度」才有了「手落ち」的意思。随着时代的变迁，「越度の罪」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后一个含义，「越」字也就是被「落」字代替了。

2. 天手古舞い

每当「師走」来临的时候，各行各业的人都繁忙异常。日本人常说「天手古舞いの毎日だ」见到「天手古舞」几个汉字容易使人想到“手舞足蹈”，却很难与“忙得不可开交”联系起来。不过「天手古舞い」的确跟「舞」有关。

江户时代有一种「お祭り」时祭神的舞，由鼓声和「里神楽」伴奏，人们踩着鼓点，和着「里神楽」的节奏共同起舞。伴这种舞的击鼓声听上去是「テンテコ、テンテコ……」，所以这种舞又叫「てんてこ舞い」或「てんてんこ舞い」。随着鼓声和「里神楽」起舞的人们必须手脚并用，并且嘴里还唱着词。由于节奏较快，在跳舞的队列里总有些人跟不上节奏，于是就着意地去赶鼓点和乐曲的节奏。这样的场面给一旁观看的人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所以「てんてこ舞い」后来被用于“忙得不可开交”的意思。这实在是个非常妙的借喻，既包含听觉效果，又表现了视觉内容。

江户时代末期出版的『天言筆記』里专门记载了「てんてこ舞い」的伴舞词：

「一にたやすをだきこんで、二ににがにがしいことばかり、さんにさんざんしぞこなひ、四つ夜昼騒いでも、五ついづくもいではこそ、六つ無性に神頼み、七つ泣いたり笑ったり、八つ屋敷の閉門は、九つ興に乗った故、十でとうとうしくじった。テンてこまひを見さんなあ」。末尾的「見さんなあ」是「ご覧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よ」的意思。

那时「てんてこ舞い」的「てんてこ」三个音还没有使用汉字。「天手古」三个汉字是明治时期以后开始作为「宛字」表记用的，与词义和词源没有直接的联系。

3. 無礼講

在讲究礼仪周全，等级严明的日本社会，能够有「無理講」恐怕是比较难得的。因为「無理講」是指可以不拘礼节，不分上下贵贱，宽松自由的酒宴。

大家知道，日本男人喝了酒往往会一反平日里彬彬有礼的常态，举止放肆起来。但是通常在上司面前还是不敢造次的。可以不拘地位上下的场面实在是需要上司的特别恩准才行。所以通常是在特别的聚会时，才会听到公司的社长或部长对年轻职员们说这样的话：「今夜は無礼講で行こう」

「無理講」的「無礼」是“不拘礼节”，“违背礼仪”。「講」在古语里指「遊興のための寄

り合い」，即“吃喝玩乐的聚会”。江湖时期出版的『咄本』的〈軽口露がはなし〉编里就是这样的句子：「常に仲良き友達十人ばかり、講を結びてさんさん参会せし……」

据 1373 年前后完成的军记物语『太平記』记载，「無礼講」起始于「後醍醐天皇」召集的秘密聚会。「よくよくその心を窺ひ見んために、無礼講と云ふ事をぞ始められける」（〈太平記. 一. 無礼講事〉）

镰仓时代末期，「後醍醐天皇」为了实现亲自执政的目的，秘密召集重臣日野资朝，日野俊基等人会商讨伐北条氏计划。为了掩人耳目，「後醍醐天皇」接受僧人「文観」的建议，让与会众人不拘礼节地吃喝欢闹，甚至当众男女交合。由此出现了「無礼講」的说法。「後醍醐天皇」时代的那种「無礼講」随着他的建武新政的失败而消失。但「無礼講」的说法却保留了下来。

（三）

日本古典文化受佛教影响很深。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字。现代日语中这种影响依然很深，常用词语里不少都来自佛教的经典，教义，传说等。像「禅」、「縁」、「極楽」、「地獄」、「一蓮託生」等一类词，与汉语里的同类词在词义上区别不大，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们的来源。还有一部分词仅从字面上无法作出这样的判断，其中有的是我们早已熟记并用惯了的。

1. 挨拶

说到「挨拶」，对日语学习者来说，恐怕没有比这更熟悉的了。使用日语的时候要是没有「挨拶」。就好比吃日本料理时没有「味噌汁」一样。不过，「挨拶」单从表记的汉字看，却有些让人一时摸不着头脑。

「挨拶」的两个汉字在古语里都有“接近”，“逼近”的意思。「拶」述指从后面向前推，「拶」有 za 和 zan 两种读音，读 zan 时指古代用于夹犯人手指的一种刑具。用这种刑具拷问犯人称作“拶指”。不过「拶」与「挨」共同组成「挨拶」时，「拶」取了其第二种含义，即指众人互相拥推着向前。宋代葛长庚的《鹤林问答集》里就有“昔天子登泰山，时士庶挨拶……”的说法。葛长庚在他的词《醉江月·咏梅》里还有“松挨竹拶”的句子。

佛教的禅宗把众和尚之间就佛经问题一问一答式的探讨，或师傅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考问徒弟的修行深浅称作“一挨一拶”。禅宗传到日本后，这个词就读作「いちあいいちさつ」。禅宗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这个词也传到社会上，为人们所借用。「挨拶」起初用表示书信的往来，后来含义有了扩大，据『広辞苑』介绍，共有 8 种用法。不过现代日语里主要用于表示礼仪性的语言，动作和在某种仪式，集会上的祝词等，其余都基本消失了。

说到「挨拶」的词源，想像古人互相簇拥的情景，对于现代日本人相互之间频繁地你来我往的「あいさつ」，真是一种形象的注解。

2. 有頂天

从前，日本保守党的一名国会议员松浪健四郎在国会发言时，因台下有人反对他的观点，

他竟然拿起讲台上的水杯泼向对方，引起会场一片混乱。松浪健四郎原本只是一名健身运动员，通过金钱收买等途径当上了议员。所以事后有人嘲笑说：「何も分からない松波さんは有頂天になっているじゃないですか」。这里的「有頂天」一词来自佛教的观念。佛经《妙法莲花经》中说：“阿鼻獄上至有頂，諸世界中六道之眾生，生死之趣，善惡之業緣，受報之好于丑此悉見。”（阿鼻獄より、有頂天に至るまで、諸々の世界の六道の衆生、生死の赴くところ、善惡の業縁、受報の好醜、ここに於いて悉く見る）「阿鼻獄」即地狱，「有頂」即「有頂天」，指天堂。

佛教认为，灵魂永在三界中轮回。「三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即有淫欲，食欲的世界。「色界」指脱离淫欲和食欲的世界。「色」指物质，即肉体。这时的灵魂的摆脱了欲望，但还存在于肉体之中。「無色界」即连肉体都摆脱的纯精神世界。对于「有頂天」的概念，佛教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指「色界」里位于有形世界最顶层的「色究竟天」，即「存在（有）の世界の最頂（頂）である色」，也即「有頂天」；还有一种认为「有頂天」指「無色界」，即超越物质世界的纯精神世界的最高处。总之，指的都是最高天界。

「有頂天」由佛经传到民间，起初用于表示“达到顶点”，后又转义为“兴奋到极点，忘乎所以”。这也许是因为凡人升入天堂，于是便得意忘形了。由此看来，现代日语的「有頂天」倒像是“无顶天”了。

3. 四苦八苦

现在日本的私立大学大都为找不满学生而苦恼。因为大学招生总数超过了考生数，供大于求。凡是想上大学的，只要交得起学费，基本上都能进大学。然而想上名牌大学，进学费便宜的国立大学也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竞争十分激烈。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前学生压力依然很大，除在学校上课外，几乎天天都需去「塾」补课。当有人问起考学前的那段经历，大学生们常常会说：「あの時はほんとにつらくて、四苦八苦だった。」

这里的「四苦八苦」一词来源于佛教「苦」的理论。佛教里有「二苦」，「三苦」，「四苦八苦」，「百十苦」等说法。其中「四苦八苦」指的是凡人具有的「生」，「老」，「病」，「死」的四苦之上。另外「四苦」即「愛別離苦」--与相爱的人分别的痛苦；「怨憎会苦」--与有怨仇者，憎恨者相处之痛苦；「求不得苦」--对财产，名誉，地位等求而不得之痛苦；「五蕴盛苦」--肉体与精神之痛苦。按佛教的说法，转世为人必然要经受多种磨难与痛苦，因而厌恶人世间，主张脱离“红尘”。前「四苦」加后「四苦」即成「八苦」。所以「四苦八苦」共是「八苦」，而不是「十二苦」。这么说来，日本学生说自己经历了「四苦八苦」未免言过其实，至多是「求不得苦」的一苦而已。

有趣的是，还有人说日本寺庙的「除夜の鐘」那 108 响来自「四苦八苦」。因为「四苦」是「四」乘「九」（ $4 \times 9 = 36$ ），「八苦」是「八」乘「九」（ $8 \times 9 = 72$ ），合在一起便是 108。不过这种说法缺乏依据，到更像是日本人特意附会的。

4. 火の車

头一次见到这个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火车”。不过火车在日语里叫「汽車」，所以非查字典不敢妄下论断。然而「火の車」的确是“火车”，但不是人世间的，而是地狱里的。

佛经里说，通往地狱途中有一种车上面燃烧着熊熊烈火。生前犯下罪孽的灵魂会被地狱里的小鬼装上「火の車」，推入地狱深处接受惩罚。被装上「火の車」的滋味恐怕与圣经里说的“炼狱”差不多。自然是痛苦无比。也许正是这个缘故，信奉佛教的人们就把「火の車」用作生活极度艰辛的比喻。日本近代文学写实主义大师坪内逍遥在他的名著『当世書生氣質』里就有借用：「内は相変わらず火の車で、いまだに借金が抜けない位さ」坪内逍遥的时代距今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的经济早已是今非昔比了。由此，「火の車」也许将成为「死語」，渐渐被人们遗忘。不过近十几年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況」，使人们又想起了这个词。有家庭主妇就说道：「主人の会社が倒産になったので、家のローンとか、こどもの教育費とかで、我が家の経済は火の車だわ」

以上词的探讨仅仅是几个代表性的例证而已。其实每个日语词的背后都有一段生动的文化史的片段。在发掘这一个又一个的片段的过程中，我们也就逐步置身于这个文化的殿堂之中了。

参考文献

1. 尾藤正英 2000年 『日本文化の歴史』 岩波新書
2. 多田道太郎 1988年 『身の日本文化』 講談社
3. 日置昌一 1989年 『ことばの事典』 講談社
4. 吉田金彦 1990年 『ことばのカルテ』 創拓社